

蘇東坡全集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沾牒相見，私願甚便之。想

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與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菴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東子兩餐，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旣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登尋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

久安閑獨，追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聞。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文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瓊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子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質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斯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合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忤！悚忤！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揮，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慄之懷；惟是禮勞不厭，實深愧悚！逮茲遽間，吏役絆擾，未皇奉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食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休東去，愈遠風間，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救，惟增感愷。堂兄欲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勝，寵惠皆奇，蠶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意，乍違，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者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勸劫相尋，日陼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聞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闈

河中丞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諦。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

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卽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住勝。某更五七日沂休，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早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敏，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感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家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更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二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

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鬻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頗得書，甚安。示論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二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

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單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一作何正道）

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住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尋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三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遠還未有以報，但愧忤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殞，不覺一慟，有刻石必

見之，更不錄。是有幹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令人覺覺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即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住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軫更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祕也。并硯，

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交交，未遑上問，先在寵訊，伏審起居住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論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况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卽辰履茲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尙冀以時珍衛，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慰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悃悃！

又

蒙示論，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縵，若果許爲，指

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入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論，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輪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

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論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怍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耶行寄紙筆，與叢耶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適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頌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漸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醫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紫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別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羹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

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季長吉二詩錄去，幸祕之日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霽之後，思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卑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感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寒帽，乘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勸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悵悵。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長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名，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燒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大文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

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一首

知治行寔用不易，僕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專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闕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尋不遠，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竊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遍頗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肯獨以罪去。垢累陰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耆老病而貧，必賜情願，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遺，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獲面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爲樂耳。乍遠，萬乞爲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允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承受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麤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竊膠油膩，急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謗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倖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

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輒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辱嘆不已。尋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尋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惘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真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連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作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答湖州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二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聞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鷲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萍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癩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殊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大小更不觀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爲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歷，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養！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霽，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上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

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呵！呵！凡事既不免于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尙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遙遞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免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册，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甚！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論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笋漸老，餅餠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

耶？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適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濟倒頭，願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簷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榮。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何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耕躬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耶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遺，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傳，與子衆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在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二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嘗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千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埃，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疑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筒，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

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晚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徵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積素聞使者交章，仁聞進擢，以爲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喙！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未，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養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壁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論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同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慘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關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遣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篋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得

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予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淡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鮓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享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
媿對嚼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
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文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
為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讀，百念灰滅，持齋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積瘴，
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尋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減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重！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舉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技，感服之至！

與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入來，尋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纏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尋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賞，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尋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迨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思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汴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章，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卷六 書簡

與楊元素一一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合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燎繞還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來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

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二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聲款，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常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莽却老姊一姨（子由乾姊也）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觀縷，惟千萬保重！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蹙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聖人紆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二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愁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肯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願者漸少，殊覺有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哽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入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尊者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揚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賦，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併，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揚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

士石詩，托楚守寄云：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二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入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尙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澗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一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便，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甚煩照管，如更合艾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覲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尋書喜承起居佳勝，養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實，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乎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會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袞袞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屣緝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蕪，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燠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合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卽磨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筭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住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備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變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令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違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駁行狀，丰客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

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貧清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鴿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托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聲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奉瞻，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穴中不盡區區。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觀，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一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合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接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議，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

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愛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嘗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福淺多忤，有愧教暇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旣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鎮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穴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堂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會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二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論。餘俟朝中可旣。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悶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尙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一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

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聞。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措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穴道，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一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巖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尙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

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二首

覺尋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論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租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酬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餒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論，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尋嘗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尋手示及惠新疆，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愴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二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尙冀以時爲衆自愛！

又

某尙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縮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覺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六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翕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傷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否？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緩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二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誠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飾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感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交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初遭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官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畜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二首

尋同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

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東，仍厚鋪新葺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爲佳！特眷念之深，必不罪于浼悚息！悚息！

與陳獻叔二一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復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官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續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咏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論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尙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一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作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病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入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建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費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二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爲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卽見，不復亂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遠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來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二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跋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祖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交凌，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寘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蘇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勝。某已入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爲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關遠無他囑，惟倍萬保畜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

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摺據無獲，徒勞掀攬，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尙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祕校

承攜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逸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未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二首

逸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尙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二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尋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脫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朝守王朝請條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論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

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寶寶，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論，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辱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屢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一首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倣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潁州）

辱書，感慰！謗餒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一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數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潁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虛，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遠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

遺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郡，老師必能爲此一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肯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真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願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爲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適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江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紋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知得免否？今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願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住勝某已達泗上，迎送入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食，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回望悵然，尙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悵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卒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還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入來辱書，伏審履茲長暑，起居住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懃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筴籬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在轡，甚幸！子由明日奠爵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飲一盃，遂醉，誓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入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皮絨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箋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既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貺，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悵。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辯秘之秘也。

答趙德麟三首（還朝）

累辱手教，感想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悵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住佳勝，否甘醴佳貺，輒貺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臺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願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

齊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尋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壘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壘尋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尋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住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

乞爲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于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二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宥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官必不沒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于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同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煩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雙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間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匱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慰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菘，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不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入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面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同納，不評！不評！

又

尋書，且審法皆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尋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一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住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練！

又

遠尋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悵！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一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史，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寬，家屬流離，行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閩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尙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棧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荅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一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造，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悵悵，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

歸，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卷七 書簡

答參寥二首

○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初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鑄中，糲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妙彌書迹，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生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晉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歎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

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腳錢，數日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遠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尋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社門養疴，凡百粗遣，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墨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尋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而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

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嘗受任何地來歲科詔，圻聞峻極，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賤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煩瀆也。幸矜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為餞蔡守，遂不得詣，尙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掉木匠作頭王，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遠為妙，為家私

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作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使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屢茲新春，起居住勝，知車騎不久東接，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令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頗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

園亭德禱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技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施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施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住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待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勝，所賦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請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疑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俟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審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

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極字，輒用極字，蓋舉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其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甚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開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既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述，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尙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麪，感忤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菘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有虞，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卽聽其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甯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蒸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飲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劉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

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遠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險又已，更老手五廢，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况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愛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謫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遽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輦，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

常所聞般運沂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運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合候，何如。越人事嬉遊，感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謙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

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壁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懸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尙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糜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鮑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薦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入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入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怒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

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授，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縫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一一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噉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膜，和入白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藏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服，必効之藥也。但藏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葷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

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鴿鷓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樓早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儋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有備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口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聞，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尋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口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愈遠，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儻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始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備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蠶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儻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瘳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託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既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尋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託，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適，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屢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

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作感作。文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尋嘗，深欲載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麤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二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襪襦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薄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濛，真蠻鳩潦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爲好耳！

與鄭嘉會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疾，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俾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寶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一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

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曠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堵，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這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作之至！入行遠，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耶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痛，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乃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徂，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住京凡百倍加周詰，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憐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卽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僮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遺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嘗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問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毋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素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鬻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

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一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鬢鬢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矣，同取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管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悉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迺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
夢題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
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入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
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
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聞
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謨，相見日以
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
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禱！

與孫叔靜二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

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嘗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剡，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不及別狀，惟恃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磁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卽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瘧，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尙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斑斤郵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遣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遺，已達度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魄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膽遺，受之則若饜飶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尋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文借差人輪，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二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卽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卽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轅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完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蟲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費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有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為獮子所害，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薊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遭，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念，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往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二首（北歸）

入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顯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畜！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論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爲多，大盆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井道所論也。到虔州日，往諸剎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二首

又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願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潑水遂失，贖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待深眷也。烏絲嘗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攔求某口口口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口口口然此意終仕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口口口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尋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自重！

與人二一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住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闕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尋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倏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耶仁脩二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疾，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計下甚力，今已決計沂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後，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住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惶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未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田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沂休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于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慙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
因信致懇。

答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二首

入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
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
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
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
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
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劍除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
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
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大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漚，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答，穴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論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萬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薑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尋書券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

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官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二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齋！

又

蒙示論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驚，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山，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

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長三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堅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遂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闌，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費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忘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能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入耶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遣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

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入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縵，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同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嘗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中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暮，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外，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閑居致厚饒，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斤，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曠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伐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閨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嘗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文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醫稍健，或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

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筍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閱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論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境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願爲望！

與經山長老惟琳一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卷八 序

入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

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入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傅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嶮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取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遊瞿塘，登高以差遠，搖槩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庶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鞏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

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廣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張中所載畫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畫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驂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雨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獵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曰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責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遊行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子，子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

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

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滅，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邊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官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

其相續，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續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廷闊也。又曰：「噓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歷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儒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傳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

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藩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珍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虛，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詐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

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蕘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思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一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舍，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綽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緇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綽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綽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

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顛亦然；其所以爲堯顛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也，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僂，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爲之推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由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蒼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之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癭，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龍也，如是不已，則永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

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一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剗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入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誓草嚼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嚼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虎龍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東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癱，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癱，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供爐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慮掃滅座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卽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

五臟圖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卽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嚥，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覺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嚥之，摩覺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

不食其粟，而孔子子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救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悅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

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二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說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虛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於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婚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嚙，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盪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懼反譖公于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于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一無「士」字）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主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立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一作「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登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菴裘，吾將老焉。」登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辜，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登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儉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爲萬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是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嚙鬻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常諂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據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

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漢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漢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下」字）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虞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爲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僭，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聿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嘗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懿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憂，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願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

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蠶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寶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繼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圖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嘗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爲噉，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曰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秦初并天下，丞相縮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存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鄼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敝，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警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

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貴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道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庻，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遂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

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柩。」又曰：「庚寅，我入荻。」入荻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荻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荻之入魯也；書魯之入荻，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荻，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郟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僂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擊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

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劉侯胥命于蒲（桓二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驚，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會何正之向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禘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禘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禘」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禘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禘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

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饋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前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聞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致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誓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

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譽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歟？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實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毋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公

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嗣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毀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